

陶淵明詩文中的時間焦慮

李天祥*

摘要

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brou

provided b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白其時間焦慮產生的原因，希望能探究出他為何會兼具閒適與時間焦慮，他為什麼為了時間而焦慮，如何化解時間焦慮以得閒適之樂。珍惜生命的他，在出仕與隱居的不同生命歷程中時間焦慮的變化、消長，如何對自我生命進行思索與抉擇。論文中並針對生命與時間的相對關係，看他在詩文中如何描寫在此種焦慮下，由面對時間的強烈衝激轉換為自我隨著時光向前的順應之道，以及其中所涉及藝術技巧的表現，希望能對這位詩人有更完整而不只是偏於單一面向的認識。

關鍵詞：陶淵明、時間、閒適

*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擁有「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¹美名的陶淵明（365-427），一向以其閒居無累的隱逸生涯，為歷代所稱頌，同時代的顏延之（384-456）說他「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葺宇家林。晨煙暮藹，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²蘇軾（1036-1101）也發出了著名的讚歎：「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³陶淵明閒適自得的形象，真可謂深植人心，一再引來千古的驚歎！

在陶淵明的詩文中，「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酬劉柴桑〉）⁴，真是一派「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的隱士風範，「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也常被引以為是他自傳的名言，史傳甚至一再說「時人謂之實錄」。⁵但是，這是否是真實的陶淵明呢？

如果能不囿於千年以來的既定評價，仔細在陶淵明的詩文中求索，那麼我們將發現另一個陶淵明，這一個陶淵明其實一再地傷懷於時間的流逝：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

¹ 〔梁〕鍾嶸（418-518），《詩品》（臺北：金楓，1999年），卷中，頁116。

² 〔南朝宋〕顏延之，〈陶徵士誄〉，見〔梁〕蕭統（501-531），《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卷57，頁807。

³ 〔宋〕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68，頁2148。

⁴ 凡本文所引用陶淵明詩文，以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1996年）為主要根據，以下均不在註解中重新說明。

⁵ 同樣的字句，從《宋書》、《南史》、《晉書》均一再著錄。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十二首〉其五）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遊斜川·序〉）

對照之下，這種情形是令人感到充滿矛盾的，不禁令我們要進一步反思：為什麼在陶淵明隱者的形象下，竟存在著這麼強烈、濃厚的時間焦慮？此二者同時並存，是否是不可解的矛盾？他為什麼爲了時間而焦慮？他要如何化解時間焦慮，以得其閒適之樂？他如何在作品中表現時間焦慮？相信針對這方面進行探索，能使我們進一步了解陶淵明的真正本性，認識他的真實面貌，更加接近文學史的真相。

以下將先探究時間焦慮的本質，以明白陶淵明時間焦慮的產生原因，並探究時間焦慮在他一生中的變化、消長，如何藉由不同的消解之道來安頓自我，最後由自我與時間的相對關係，看他如何面對此一人生重大課題。

二、時間焦慮的本質——生命流逝

我們每天無時無刻都在面對時間，對於人來說，時間無形、無聲、無味，全然抽象，面對時間常是渾然不覺的；然而弔詭的是，我們卻也常會忽然爲時間的逝去發出驚歎、懊悔、傷悲。那麼，究竟什麼是時間？時間對人來說，有什麼意義？

時間的本質正在生命，是自我生命得以享樂，或實踐理想的憑據，每一個人所擁有的時間，在面臨死亡的一刻即宣告終止，其長度恰等於人的生命。對於有自覺意識的人來說，常常纏繞心中並尋求解決的最大疑惑，即是由生至死爲人生既定的歷程與結構，如何在其中能確認自我的存在價值？一個對生命

意識具有高度感知的人，很自然地會愈珍惜生命，陶淵明正是最珍惜生命的人，「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歸園田居五首〉其五)、「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十二首〉其一)，這真是他最念茲在茲的事。時間使人存在希望，但也將帶來衰損，席捲走生命中的一切，所以，珍惜時間正意味著珍惜生命。就長遠而言，時間焦慮是對人生最後必死的恐懼，就人生的過程來看，是看見生命正逐漸流逝，人生目標無法達成，人生意義無法得到確認與落實的焦慮。

對時間流逝感知的述說，在中國文學中是一個綿亙悠長的傳統，《詩經》中對於時間的認知，基本上偏向於把握時間去行樂，例如《唐風·山有樞》即說：「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琴？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到了《楚辭》，則充滿對有限人生的無可奈何，〈離騷〉說：「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展現了要乘時而動的想法，到了漢代，〈古詩十九首〉中充滿了對時間推移的悲哀⁶。到了魏晉，文人有了更強烈的感受，《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即有一段千載以下，讀了仍令人傷感的話：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⁷

「名士少有全者」，道盡了這時代人命微淺的傷悲，一個醫藥不發達的社會，又動輒有政治、軍事橫禍劈頭而來，王粲（177—217）四十一歲、王弼（226—249）二十四歲病死，嵇康（224—263）四十歲、陸機（261—303）四十三歲被害，不論耳聞或目見，對當時人來說都是最大的打擊，在這人生壽命更為短暫，生死不確定的恐懼更為增強之時，魏晉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時

⁶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王立在《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1994年），頁28-32，吉川幸次郎在〈推移的悲哀——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中外文學》6卷4、5期（1967年9、10月）都有詳盡的論述。

⁷ 〔唐〕房玄齡等，《晉書·阮籍傳》（臺北：興文書局，1976年），卷49，頁1360。

間飛逝的驚懼。

對生命具有高度自覺意識的陶淵明，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下一篇篇對時間以及生命沉重思考的作品。

時間是不可捉摸的，他是如何察覺時間的流逝呢？對生命意識具有高度認知，常常在其中進行思考、感知的人，面對每日習見的宇宙、自然，必然不同於一般人的渾渾噩噩，很自然地會拿宇宙、自然和人的生命長度相對比，他歎息完「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緊接著寫上的就是「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飲酒二十首〉其十五），在線性時間中，和自然對比立即顯出人生的短暫，而在另一種循環式的時間中，「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雜詩十二首〉其七），不論是日月或四時的循環，都一再地顯現其綿延不盡，而諷刺的是，即使撇開高遠廣大的宇宙、日月，連微小的草木，其榮悴的循環也一再地警示深思善感的陶淵明關於人所擁有的淺薄壽命：「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形影神·形贈影〉），〈雜詩十二首〉其三「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在陽」，李清筠曾闡釋：「最特殊的是〈雜詩〉其三的『日月有環周』，在這裡，陶淵明的時間觀念中，似乎帶有一點循環時間觀的色彩，可是『不再陽』又立即拉回到線性時間觀」。⁸這一切都在警示敏感的文學家：「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感士不遇賦·序〉），人的一生，人的生命，竟然只是「寓形」！

所以時間焦慮的產生，其實常常是其時空情境中的感知：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櫛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新葵鬱北墉，嘉穠養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否？命室

⁸ 李清筠，《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以阮籍、陸機、陶淵明詩為例》（臺北：文津，2000年），頁49。

攜童弱，良日登遠遊。（〈酬劉柴桑〉）

市朝淒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闕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冽冽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顚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歲暮和張常侍〉）

在隱居的生活中，本已使其生命型態趨向於穩定與沉靜，而有了「時忘四運周」的恬然自安，然而「櫚庭多落葉」，使他忽從感物中驚覺警醒—「慨然知已秋」，這種心情上的對照，其落差正顯出更大的焦慮，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流逝，顯示了更驚人的悲劇，縱使做出隱居的人生抉擇，又何能免？「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否」正是對未來生命不確定感的最大憂懼，所以最末句雖是「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的享樂，但卻是來自於心靈創傷的覺知。而在第二首中，歲暮節候對自我的刺激，不只在於其外在切膚的寒涼，而更由於歲月即將逝去，一再提醒自我生命的衰損。由這兩首詩，我們可以見到時間焦慮的感知，正來自於存在場域不斷進行變動，人們或許可以一時失去覺察，但是在隱微變動的持續累積後，將帶給自我更大的震懾！

愈敏銳的心靈對於生命的思索愈深刻，對於空間的感知愈敏感，「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其二），他的傷懷程度絕對是極為強烈的，由「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可以發現陶淵明在面對時間焦慮時，所採取的抉擇是與家人共遊，這絕不能簡單地視為及時行樂，而是顯示由於時間焦慮的本質在於生命的流逝，這種焦慮使他更感到生命的可親與可貴，他更將這種生命的珍惜化而為生命的共享。所以他常常在與他人的聚合間流瀉出時間的焦慮：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杯酒，閒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答龐參軍〉）

「物新人惟舊」道出了時間所代表的生命歷程，在彼此的生命分享中，逐漸積累而得的難得情誼，「情通萬里外」顯示了空間雖能分隔物質性的肉身，但是情誼卻能超越空間的阻隔，生命在二個不同的存在場域彼此相繫相應，而如同前面所述說當時人生命苦短的感受，更感到個人生命的脆弱。陶淵明不只關懷一己的生命，更擴展到關懷他人，道出了「君其愛體素」的殷殷關懷，而生命的脆弱造成未來的不確定感，「來會在何年」是慨歎，是憂慮，也是期待！

三、時間焦慮的生命情境

時間焦慮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會有不同的展現，陶淵明大多數的作品如果基於精確的學術要求，由於線索不足，其實並不能準確繫年，然而由於陶淵明的人生主要可以分為隱居與出仕二階段，以下擬依此取符合二種不同人生階段的作品，研究其詩文中的時間焦慮的表現狀態，以見其焦慮之生命情境。

（一）出仕

陶淵明並不是自小即確定自己將做一輩子的隱士，我們如果看他在〈命子〉中，向長子陶儼歷數祖先的德業：由「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一直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愠喜」，一代又一代的祖先是在時光

長河中的不朽典範，由其中所自慚的「嗟余寡陋，瞻望弗及」，以及「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對長子才德的滿心期待，已顯示陶淵明發揚祖先德業的志向。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⁹

時間焦慮的來臨本是基於對人年壽有限的感知，而這三不朽所期望的就是在肉體消亡以後，能以立德、立功、立言對抗時間，使自身能隨著源遠流長的時光長河繼續流傳而得到永恆。「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其十六），曾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陶淵明很明顯具有這樣的觀念，尤其當時時局動亂，成就事功就成了他的一大志向：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擬古九首〉其八）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雜詩十二首〉其五）

他所追憶少壯時的雄心壯志，相信是他一再重新出仕的重要原因之一，¹⁰我們看他在出仕期間的兩首詩：

⁹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35，頁609。

¹⁰ 陶淵明在〈飲酒二十首〉其十回顧自己出仕而說：「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歸去來兮辭〉序文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所謂因家貧而仕，其實只是歸隱之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其二）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前一首作於 400 年，後一首作於 401 年，當時正任職於荊州刺史桓玄（368—404）幕下¹¹，「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可以見到原本懷著雄心壯志的陶淵明，逐漸體認到出仕竟然充滿了行役之苦，敏感而富有生命熱情的人愈能深切感受被時間消耗、磨損的痛惜，在嚮往田園的強大心情下，深感要把握壯年縱心於田園之樂，「當年詎有幾」正呈顯出對時間飛逝的焦慮。而後一首開篇「閒居三十載」以下四句，正是追懷三十年閒居歲月的美好，「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透露了對當年拋棄田園入仕的追悔，美好的生命竟只能在「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度過，「不遑寐」即是一種面對時間身不由己的悲哀，所以立下了「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的抉擇。「善自名」正是前述三不朽中的立德思想，陶淵明安慰自己即使無法達成立功的理想，回到田園不但可以把握生命，

的事後解釋，王國璽在〈陶淵明的儒家情節〉，《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 年），頁 273-275 有精密的論證。

¹¹ 關於陶淵明任職於桓玄幕下的相關經歷，參見齊益壽，〈陶淵明的宦遊詩〉，收入《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87 年），頁 212-216。

而且還能以「不爲好爵縈」和「養真」來立德，從而樹立名聲，充分顯露他一再欲以儒家的永恆思想對抗時間焦慮的念頭。

諷刺的是，儘管持續二年都有作品反覆述說想要隱居，彷彿心意已決，然而在這次隱居後，他仍然繼續做了出仕的決定，這很可能顯示他立功的心願實在太強，總希望再給自己一次實現的機會（他曾五次出仕），以免一輩子懷著「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無成之悲，約元興三年（西元 404 年）在前往任職鎮軍將軍劉裕（356—422）幕下參軍時所作〈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¹²我們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他心中兩股力量的衝突：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此詩由回憶寫起，他困窮而自得的隱居生活由於「時來苟冥會」而改變，「時」指的是時機，對「猛志逸四海」的陶淵明來說，這是他能實踐人生志向的最好機會，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已隱約體現出時間的重要性。然而他所說的「『苟』冥會」、「『暫』與園田疏」，又可以見到他在就任官職的途中，卻表明只是計畫暫時出仕，於是「眇眇孤舟逝」與「綿綿歸思紆」形成了極大的對比，愈向仕途的目的地前進，歸思在心中纏繞地愈深愈緊，兩股相對力量形成了最大的心理焦慮、困惑、掙扎，目前他所能決定的，竟只是「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聊且憑化遷」顯示了對於自身置於時間推移中身不由己

¹² 關於陶淵明任職於劉裕幕下的相關經歷，參見齊益壽，〈陶淵明的宦遊詩〉，頁 216-220。

的無奈，彷彿只有任憑時光推移，先定下「終返班生廬」的目標，才能順其自然地面對人生即將來臨的一切，使自己的焦慮降到最低。原本理當是積極把握適逢其會的這一段時光，卻由於自己「綿綿歸思紆」的掙扎，而成了極大的焦慮。

限於篇幅及現存作品性質、繁年的不確定，在這一章節並未舉出更多的作品，然而，從這幾篇代表作品，我們已可見到陶淵明欲在出仕中立功的意圖，不過其中卻沒有太多欲把握時間立功的念頭，反而是身不由己的感受，加深了自己正徒耗生命的時間焦慮，而他種種想要立德、立功、立言（他這時的寫作，就是在立言）¹³的念頭，正是一種要使自我隨著時間綿遠的長河，得到更長遠永恆性的想望。

（二）隱居

敏感的陶淵明，其實很明確地感受到時間正代表「自我的存在」，他不願意在官場的「行役」中，白白地耗盡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飲酒二十首〉其七中寫道：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戴建業曾詮釋所謂「得此生」：

在儒家心目中的「得此生」者在道家看來卻正是「失此生」，生命在建立功德追逐美名的過程中必然喪本離真，

¹³ 當然，先秦儒家三不朽中的「立言」，由於當時文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主要是指思想著作的撰述，和陶淵明所要做的「立言」是不同的，然而因為此時文學已有獨立而崇高的地位，陶淵明又欲在著作中表露其行跡與思想，仍可看做「立言」在不同時代的落實。

要麼使生命殉于仁，要麼使生命殉于功名。儒家是在社會人際中來尋求生命的價值，而道家正是要在掙脫社會羈絆中來確立生命的價值。

而所謂「聊復」：

「聊復」不僅暗示自己曾經失過「此生」的經歷，也表明「此生」之「得」並非一勞永逸，而是隨時又有失去它的危險，而且同時說明這裡所說的「此生」之得失無關乎生命生理上的壽夭，全在於保有生命形而上的本真性。¹⁴

既然是含有隨時又將再失去的可能性，則此詩不一定是作於最後一次隱居後，但無疑是出仕後的作品。生處於東晉玄學盛行的時代，陶淵明對於道家思想自然是熟悉的，戴先生將儒家和道家「得此生」的不同對比合看，正可見思想之特色。陶淵明選擇歸隱頗受道家「得此生」思想的影響，然而其實他並不能全然完成，或是意圖全然完成道家的「得此生」思想，此可見他藉由道家「得此生」的思想由追求功名的仕途中超脫出來，遠離了塵世的羈絆，但是他仍要「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這並不同於道家的思想，所謂「得此生」的思想，其實結合了道家與儒家，以此消解其時間焦慮。

在〈歸去來兮辭〉中，他表達了最後一次歸隱的心境，¹⁵篇首「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所述說即是時間焦慮，表面上是深恐耕種願望不得及時實現，其實更隱含對生命繼續虛耗於官場的焦慮，所以珍惜生命的他自責「既自以心爲形役」，決

¹⁴ 這兩段文字分別參見戴建業，《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武昌：華中師範大學，1998年），頁122及125。

¹⁵ 這裡會以心境視之，乃是基於其序中說：「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序乙巳歲十一月也」，然而在正文中卻說：「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似應不是其歸隱的真實歷程，而只是其心境表述。

定「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從當下開始還給自我生命一個全新的存在狀態，在這個狀態中，能以最愉悅的心情面對時間。我們如果把「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和前述「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相對照，可以發現同在時間流逝中，但是感受完全相反，在這樣的環境中，「松菊猶存」和「撫孤松而盤桓」就如同〈和郭主簿二首〉其二所說：「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絕不只是景物的偶然入詩，而是以此等對抗節候侵擾的植物，作爲在此一生命型態中立德的節操象徵，一方面能於此中得到生命的最高悅樂，一方面則以立德、立言（寫作）參與時間之永恆，於是能「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由於希望立言，陶淵明許多作品還加上小序，例如〈遊斜川・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此外，〈有會而作〉「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闡述自己固窮的志向，而前面的序文說：

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劉熙載（1813-1881）《藝概・詩概》說：「大抵文善醒，詩善醉」，

¹⁶文章由於語言文字的組構較為自由，¹⁷因此在語意表達上顯得更為直接而容易，很明顯他希望藉這些序文表敘詩所未能傳達的心志。而在觀覽風景時賦詩，在如此愉悅的時空中，竟「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後，還要「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正是一方面希望自己在時光長河中留下永恆的足跡，一方面希望後人能藉由閱讀他的作品，聞知他的生命態度與人生抉擇。¹⁸如此，這些作品就不再只是某一時空中靜止而孤立的文本，陶淵明的生命也不會隨形體消滅而泯沒，在每一段時光長河，都會有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藉由作品與他的生命相契相應，如此結合立德和立言，將能與時光共同形成永恆的長河。

〈歸去來兮辭〉所述及的生活，即是隱居後美好生活型態的典型，以此寫下了無數動人的作品，成了後代認知陶淵明隱士身份的主要部分，例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的名句：

¹⁶ [清]劉熙載，《藝概·詩概》（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卷2，頁80。

¹⁷ 劉熙載所說的文，其實是古文，和陶淵明所作文章並不同，但是由於陶文的語言文字組構仍較詩自由，故仍不妨作如此看。

¹⁸ 陶淵明〈遊斜川序〉的作法其實源自石崇（249-300）〈金谷詩序〉、王羲之（303-361）〈蘭亭詩序〉，不過此作與二人相較之下，可見到相當大的特殊性，〈金谷詩序〉說：「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鴨豬鵝鴨之類，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並在末尾說：「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蘭亭詩序〉雖不像石崇所作誇述豪富，但也有「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熱鬧與自矜，「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的文人自得，〈遊斜川·序〉則是「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與二三鄰曲同遊近似〈移居二首〉其一「素心人」的交往，「各疏年紀鄉里」和〈金谷詩序〉「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是一大對比，對美景「欣對不足，率爾賦詩」的自然創作衝動也和〈蘭亭詩序〉「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的文人自得有著相當大的不同。上引〈金谷詩序〉、〈蘭亭詩序〉原文分見[清]嚴可均（1762-1843）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中《全晉文》，卷33、26，未載頁數。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呂興昌說：

人的心靈在此並未被勞力的付出所淹沒，而是仍能保持超然的心靈，發現勞力的對象或內容不只是可資利用之物，而是可以引起審美意識的媒介，從而暫從充滿層層束縛的現實世界解脫出來，悠然遊於物外，最後與自然渾化為一。¹⁹

呂先生的這段話我們可以拿陶淵明的另一首詩來合看：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所謂「閒業」正是和「正業」相對，能擺脫世俗所認定的「正業」²⁰，讓自己的生活無論是耕種、讀書、彈琴等，都處在最歡樂的狀態，這種超脫功利，無所欲求的自由正是一種極高度的審美活動。因此，不只是此二詩說「秉耒歡『時』務」、「凱風因『時』來」，其他如「『時』鳥變聲」（〈與子儼等疏〉）、「仲春邁『時』雨」（〈擬古九首〉其三）……等，以及「『閑』雨紛紛微微」（〈和胡西曹示顧賊曹〉）、「靈府長獨『閑』」（〈戊申歲六

¹⁹ 呂興昌，〈從無弦琴談陶淵明的田園世界〉，《中外文學》第12卷第5期（1983年），頁128。

²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46曾在此注解說：「對正業而言。《禮記·學記》：『教必有正業。』孔疏：『正業爲先王之正典，非諸子百家。』」

月中遇火》、「勤靡餘勞，心有常『閑』」（〈自祭文〉）……等，一一用「時」、「閑」字寫下了他對當下時刻的最佳生命悅樂，「時」是當下悅樂的覺知，「閑」是超越實用、功利而得的心靈自由，在這種極為穩定而靜態的隱居生活中，時間感知的確會與他人不同。

〈桃花源記并詩〉表面上是寫個人的理想樂園，但是「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洩露了田園中時間感知的線索，人類初始的自然狀態是「四時自成歲」的「田園時間」，靜態、平和、乃無拘碍，「紀曆誌」則是人爲對時間的介入，乃爲對生命作記錄、規畫、掌握而設，但對時間追躡不及本來就是人生必然而無可避免的悲劇，能符合時間規劃而獲致成效往往只是一時的滿足，人必須如影附形地繼續縱身於無窮盡的競逐，即使殫盡智慧，滿足與失落不僅交迭而生，而更本質性的悲劇乃是競逐的過程即是時間失落的過程，因此「紀曆誌」對時間嚴密與徹底的控制會深化與凸顯時間焦慮，使生命更迷懼於這種精確的區劃。陶淵明所嚮往的「田園時間」，正是要擺脫「紀曆誌」所帶來的人事紛擾與人爲造作，不必考慮「紀曆誌」所隱含「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事功意涵，其中所彰顯主體生命的超越意義即在於「忘」，這樣的生活能「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遊斜川〉）、「『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如此「田園時間」就具有與「物理時間」相對抗的意涵，「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酬劉柴桑〉）成了對抗時間焦慮的極佳方式。

雖然有此等引以爲樂的生命享受，但是畢竟「曷不委心任去留」的原因即是「寓形宇內復幾時」，這種「復幾時」的自覺仍是存在的，在這種生命型態中只能「聊乘化以歸盡」，「聊」字已透露出生命的不得已，所以諷刺的是他雖然嚮往沒有「紀

曆誌」的「田園時間」，但如前所舉〈遊斜川〉一詩中加上小序，且序中特別說「辛丑正月五日」，這種有異於一般人的記錄方式顯示他仍有深而重的時間焦慮。所以一般被視為隱居初期作品的〈歸園田居五首〉，雖然第一首道出了「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表達了初達目的的滿足，但緊接著在第二首即說「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第四首說：「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第五首說「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無限生命零落的憂懼一再襲上心頭，充分顯露時間焦慮如影隨形緊跟著他，只是在不同的生命情境中化身為不同的變相。

尤其有兩個難題正持續出現，考驗著隱居的陶淵明。

第一項是窮困，耕田所得的多寡是必須仰仗老天爺的，這種「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的日子，其實並不能長久確保，因此他常出現「貧富常交戰」（〈詠貧士七首〉其五）的心理狀況。在「貧富常交戰」中，他期望以「道勝無戚顏」來抑制內心的悲苦，所以〈飲酒二十首〉其二說：「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詠貧士七首〉其二說：「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他所能安慰自我的，仍是欲以節操立名，以上古賢人自勵，在滔滔而逝的時光長流中，一方面得到「尚友古人」的千古知己安慰，一方面挺立自我生命的價值意識，勉自我成為時光長流中一棒接一棒的不朽典範。

但是現實的壓力，常使他的心中極難完全抑制得住其間的悲苦，〈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由「僂俛六九年」可知此詩約作於五十四歲時，經過「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的打擊，竟淪落到了「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在己

何怨天，離憂悽目前」的難堪境地，本有濃重的焦慮，恐懼時間過得太快，但是由於飢寒，至此時間竟然變得沉重而緩慢，而要苦惱於時間太長，這實在是最大的諷刺，本期望以時間享受生命及爭取自我實現，卻要耗時於忍耐飢寒，甚至希望時間速過，這真是人生的最大悲劇。他開始感歎「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立德與立言根本沒有把握能達成，即使能達成，比起如今的苦難，又能挽救得了什麼？

所以〈飲酒二十首〉其十一所說：「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身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對於顏回、榮啓期貧困遭遇的感傷，原是自我命運的投射，而原本宦遊時希望「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至此也不禁充滿了矛盾與懷疑，只能退守到「稱心固為好」的心理滿足。

第二項是衰病，〈與子儼等疏〉中透露了其間的悲苦，由「少時壯且厲」（〈擬古九首〉其八）到此文所說「病患以來，漸就衰損」，真是一種生命消逝的沉重體驗，這使陶淵明一方面深感「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的孤獨，一方面則不憚其煩，要向孩子懺悔「性剛才拙，與世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并叮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他很明顯認為此時生命凋萎，時間所剩無幾。陶淵明約活了六十三歲，然而這一篇作於約五十歲的作品，竟已如此不放心地做彷彿遺言般的沉重交待，豈不正顯出這種焦慮在他的心中是一個多大的負擔？

〈雜詩十二首〉其十一說：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

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鵑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這一首詩明顯述說一己之愁，但歷來眾說紛紜，有些評論泛論其愁緒，例如明代黃文煥在「春燕應節起」一句詮譯：「燕以社來，故曰應節」，並在全首下說：「諸首言風冷，言春蕖、秋房、寒風、寒氣、御冬、應陽，分列四時，此復總敘一番，結以愁人難為辭。前此寫愁雖無辭不盡，然愁胸無限，即千言何嘗能罄，辭等無辭耳，最為低黯」，²¹有些評論則將其愁緒結合時事而論，例如清代邱嘉穗說：「賦而比也，『慘風』比晉亡宋興時，『春燕』比附宋諸臣，『邊雁』公自比，『離鵑』亦比當時勞人，此愁人所以怨長夜也」。²²比附時事乃是基於對陶淵明「忠義」的人格詮譯，很難說確為詩之本旨，泛論其愁緒可避免比附的缺點，但又會顯得較為空泛，其實如果我們考慮陶淵明〈雜詩〉組詩的性質，則除了第十二首詩意、篇幅最不相似外²³，前八首為傷老情懷中交錯著悲志的哀音²⁴，第九、十首是宦遊時充滿時間焦慮的作品，則以陶淵明〈雜詩〉組詩與時間焦慮的相關性，這首詩或許正是立基於時間焦慮而感慨平生的發言，首二句立足春夜的當下，回顧「慘風涼」的過往，由「春燕應節

²¹ [明]黃文煥析義，《陶元亮詩》（臺北：莊嚴文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年），卷4，頁206。

²²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臺北：莊嚴文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年），卷4，頁259。

²³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434曾說：「第十二首言弱公養色含氣，可成喬柯。以喻養生之道。又案此首似不完整之遊仙詩，與前十一首皆不類。疑後人之作竄入陶集者。湯漢注本別出，編于〈歸去來辭〉之後，最為有識！蘇東坡和陶詩亦未和此首」，其言這首詩非陶淵明原作雖只是推測之辭，但是由於性質與同一組詩絕不相同，而蘇軾未和此詩即使並非因當時此作未列入陶集，也應該是此詩的性質甚至真偽令他頗生疑慮的緣故。

²⁴ 參見齊益壽，〈傷老悲志中的省思——陶淵明〈雜詩〉前八首析論〉，《中國韻文學刊》第19卷第3期（2005年9月）。

起」到「涉暑經秋霜」呈現三種鳥禽「應節起」—「歸北鄉」—「鳴清池」的象徵結構，「應節起」的「高飛」姿態正是〈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時來苟冥會」而入仕途的象徵，「悲無所」而「歸北鄉」正是於仕途掙扎與不適應，於是選擇歸隱的象徵，隱居的生活正如同「離鵠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清池」象徵他於田園中以清名自高，然而這一選擇畢竟使自己必須度過「涉暑經秋霜」的一生，自己在其中的困頓折騰正使自己當下「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再善於爲文的自己也難以道盡其中的悲苦，他面對時間焦慮所做的生命堅持其實是何等的代價！

〈自祭文〉篇首所說「歲惟丁卯」，正是元嘉四年²⁵，可知爲陶淵明在逝世當年爲自己寫下的祭文，他想像在「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的背景下，自己一生所恐懼的生命盡頭終於來臨，「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自己與親友正做最後的告別。

在此一時刻，當然仍會留下遺憾，恐怕不能因爲文中所說「匪貴前譽，孰重後歌」，就認爲他與時光長河不朽的立名心願，至此已全然撇開。他一生時時刻刻處於能否立名的追求與矛盾中，既說「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似乎淡然處之，但又表達「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形影神·影答形〉)的焦慮，陶淵明在此特別提出此事，正表示格外重視這個心願，但是他並無法預知後世對他的景仰，生前的冷落使他至死仍沒有把握能實現這個心願，只能降低這個心願的重要性來減輕自己的焦慮。²⁶

²⁵ 〔南朝宋〕顏延之在〈陶徵士誄·序〉：「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見〔梁〕蕭統，《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卷57，頁807。

²⁶ 這在心理學上屬於防衛機轉 (defense mechanisms) 中的一種，指人需求受挫時，會弱化其重要性，以求降低自我的焦慮。

然而除了悲傷沉重的情感，這篇文章還有另一個重要部分，王國瓊曾說：

撫讀陶淵明詩文，不難發現其反覆吟味，而且縈繞不去的，就是如何因應生命過程中的生死榮辱。反映的是，陶淵明自我觀照、自我思索個人在天地宇宙間的定位之際，似乎始終未能完全超越生死榮辱的焦慮與困擾。可是，〈自祭文〉中強調的，無疑是對人生種種焦慮與困擾的超越，以及一個棄官歸田者，在行跡與心跡上的契合無間。彷彿是在提醒讀者，或提醒自己，他終生追求的理想道德情境，力圖臻至的隱士人格，經過考驗，終於完成。回首往事，追述過去一生經歷時，隱隱流露出一份欣慰，幾許自負，甚至有一份成就感。²⁷

這裡以〈自祭文〉與他生前其他文字對照，可見他一生縈繞於心的種種焦慮，在臨死之年，深感自己果真通過考驗，終能轉為欣慰與成就感，這當然和時間焦慮有極大的關係。

在這一一生中，他珍惜自己的生命，為自己做了一個重大的抉擇，「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摔兀窮廬，酣飲賦詩」，陶淵明隱居後飽受貧、病之苦，在隱居的漫漫歲月中，要持續在苦難中堅持自我的抉擇，絕對如曾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²⁸是一個艱難的任務，而他終於能在臨死之年，確認自己果真盡了這一個沉重的抱負與責任，能「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

²⁷ 王國瓊，〈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陶淵明〈自祭文〉之自畫像〉，《中國語文學》第34輯（嶺南中國語文學會，1999年12月），頁338。

²⁸ 《論語·泰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71。

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已盡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面對生命，這真是他一生面對時間焦慮所留下足堪自得的成就。

四、生命和時間的相對關係

時間是抽象和不可捉摸的，根本無法儲存、保留，只能任由它不斷地從我們身邊流過，在上蒼給我們的有限年壽中，持續地帶走我們的生命。於是，雖然我們常說要「掌握時間」，但是時間真能掌握嗎？時間極度抽象，令人抓也抓不住，我們完全無法「掌握」與「掌控」，只能「利用」，「利用」即意味著須要縱身追趕，帶有濃厚的不由向主意味。我們面對時間，最多只能嘆一口氣，說：「時間過得好快，不能讓它白白過去」，然而諷刺的是時間已在說這一句時飛馳而去。

人面對時間，竟是如此地不由自主。人所能做到的，只能調整其面對時間的態度了。對生命深思善感的陶淵明，在其詩文中，即表現出身處時光洪流中的焦慮與徬徨，以及欲由其中超脫的生命意識，這如果由他所書寫的生命與時間的相對關係來看，可以更明確地對比出其中的意義。

生命與時間的相對關係，首先表現在二者的動靜與方向性上²⁹，其關係可以分為二類。

第一類是展現靜止的自我，面對時間飛馳而來，當然，人面對時間時不可能全然靜止，而是基於在相對關係中，自我面

²⁹ James J.Y. Liu, "Time, space, and self in Chinese poet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 Articles, Reviews* (July 1979): 2 一文曾談論過這方面的問題，以下筆者的論述觀點，也受該文影響。

對時間奔馳而來時，希望將自己定位為靜止的狀態，例如：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暉，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其二）

開篇以日沉月昇之景寫出一日之盡，其背後所隱含的是時間流逝之感，尤其動詞「淪」字雖然表面上只是寫「太陽」的西沉，但是更可以包含「生命淪喪」的聯想，使其更具有強烈與多元暗示的作用。「遙遙萬里暉，蕩蕩空中景」所揭示的浩大空間，即象徵了宇宙的曠遠，對比出個人生命的渺小，節候所帶來的寒涼使人感受到時節的轉換，而和此對比的卻是一夕不眠的漫長，於是個人只能在獨飲的寂寞中，感受由於日月消逝以致志向無法完成的悲悽，其中「『擲』人去」的用語，使人感受到時間拋擲個人生命的強大力量。

在這一首詩中，自我只能以靜止的狀態，被動地面對時間所加諸的一切感受，無論是個人、宇宙曠遠的對比，或節候侵襲的寒涼，都塑造了一種悲悽的氣氛，而最重要的是陶淵明為表達時間焦慮，強調時光飛馳所加諸於人的強大壓迫，他使用了力度極強大的動詞，「淪」、「擲」都是極為明顯的佳例，並且和此相對的是自我「有志不獲『騁』」的強烈悲愴，而「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中時間感知是在時間不知不覺逝去後忽然驚覺，這就如同〈酬劉柴桑〉：「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櫛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緩慢逝去所形成的積累最為駭人，時光降臨的緩慢與不察正是造成強烈悲愴的緣由，此種詩句不但是後面強烈動詞使用的原因，更在內在結構中以時間衝擊自我的速度形成一大對比。

自我與時間的相對關係還能再比對其他的例子：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素標插入頭，前途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雜詩十二首〉其七）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飲酒二十首〉其十六）

昔聞長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持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雜詩十二首〉其六）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飲酒二十首〉其三）

「不肯遲」即意味著生命與時間的相對關係，自我希望時間能慢下來，甚至停下來，但是時間卻無情地表達「不肯遲」的執著，而且在「竟此歲月駛」和「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中，更充滿了強大的速度感，這真是生命中最無奈的傷悲，而且他持續地使用了「相催逼」與「相催迫」的強烈詞語，強調時間加諸人身的強大作用，會使人「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素標插入頭，前途漸就窄」，於是時間已非抽象的存在，宛若成了會壓迫或迫害自我的「巨獸」，速度奇快，不只會「擲人去」，還會「相催逼」與「相催迫」，使人「頹」、「頭白」、「前途窄」，可以說是摧毀人生命與志業的最大元凶，諷刺的是在「昔聞長老言，掩耳每不喜」的掩耳盜鈴中，時間流逝終於積累成「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前面曾引過〈雜詩十二首〉其五所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一生回顧所見自我壯志的傾頽，正可見飽受時光戕磨的悲哀，從前「猛志逸四海」，而今頽損至此，這是一輩子縈繞心頭的最大隱痛。

第二類是自我隨著時間向前。前面所引〈雜詩十二首〉其七的後半部其實已是這類作品的典型表現。在飽受時間的無情催迫下，真是使人頽喪至極，陶淵明卻又翻出一層新意，就如同祝菊賢所說的：

詩中出現了兩個「家」的意象：一個是現實的家，它是人生旅途暫寄之客舍；一個是舊宅與故居，它是生命永久的歸宿。生，寄也；死，歸也。個體有限的生命不過是無盡的時間旅途上匆匆而去的過客，時間將把她送往她的目的地——墳墓。一個「舊」字，使埋藏生命的墳墓透出溫暖親切而又閃著淚光的微笑。³⁰

是否真能「使埋藏生命的墳墓透出溫暖親切而又閃著淚光的微笑」其實不無可疑，尤其剛說完「家如逆旅舍，我如當去客」，情緒的扭轉實在太過強烈，但是此處提出「舊宅」對自我情緒的平撫確實頗具啟發。本是面對時間的無情衝擊，使詩人想到自己一向最為珍惜的生命依托處——家庭，其實不過是一時的生命客舍，自己則是當去之客，但是一般人所最為恐懼的墳墓，如能轉念一想，肯定此為天道為自己所命定的「舊宅」，這才是自己的永恆依托處。二種面對時間的方向竟然在同一詩中轉折，化被動面對為自然隨往，陶淵明詩作的感人處，即在他前面表達了深切而真誠的焦慮，後面焦慮的消解又有頓時逆轉的起伏跌宕，如此搭配之下顯得精妙異常。

³⁰ 祝菊賢，〈陶淵明雜詩詩歌意象結構管窺〉，《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4期，頁137。

同樣的話語，〈自祭文〉也說：「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一個「歸」字真是含藏著最大的安慰！它把個人原本面對歲月的最無情催逼，轉而成爲安然而行，歸向人生的最終目的地，於是如同此文所說「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捭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以最適切的心情，順性而行，死亡的最後由於是回到了「本宅」，終於可以無恨。此外，此處「南山有舊宅」的「南山」，其實我們可以和他〈挽歌詩三首〉其三末句的「託體同山阿」合看，天性喜好自然的陶淵明，以「託體」表示他對大自然的高度眷戀，生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二十首〉其五），時時享受與大自然相親共處的「真意」，呂興昌詮釋「悠然見南山」時曾有一段話說得極好：

南山一原指廬山，但是不逕指其名而泛稱南山，或許不無微意。山，或者正如何晏對《論語》「仁者樂山」的詮釋所示，乃具有「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的性質，因此「南山」之偶然發現，絕非徒見其貌，而是在剎那之間突然發現那「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的山之精神，竟是個人內在生命所欲安頓的實體，於是，就在此一內外交映中，人與自然頓時交融無間，達到一種寧靜和諧而貞定的境界。³¹

如果我們結合「南山有舊宅」和「託體同山阿」來看，這已不只是「個人內在生命所欲安頓的實體」，所謂「託體」正是以一己之生命去貼近山之此一精神境界，而此一貼近，不但是由生前至死後的永久依託，更是內外生命的永恆依靠，這真是透徹了悟傷痛後昇起的剛毅，一種最直捷、豁達的「天人合一」，「性

³¹ 呂興昌，〈從無弦琴談陶淵明的田園世界〉，《中外文學》第12卷第5期（1983年10月），頁135。

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的最高實踐！

再如他的名作〈形影神〉組詩：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莫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沍。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贈影〉)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苦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影答形〉)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

「形」代表感官欲求，主張把握在世的時間及時行樂，「影」代表立名思想，主張用「立愛」的方式，留給後人無窮懷念，「神」代表理性精神，認為酒只是「促齡具」，能否留下聲名給後代，則是最難以把握的，「形」與「影」都是「甚念傷吾生」，只是如常人心情隨著外在事物而變動，由於一切外物都是變遷不居的，所以心情溺滯於紛擾中，只是相對、無常的幸福，所有的樂轉瞬即逝。因此，只有「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³²樂不

³² 「不喜亦不懼」是說面對死能忘懷其悲劇，這可能是近似《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的思想，關於陶淵明所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參見張亨，〈陶淵明的「形影神」詩〉，《現代文學》第33期（1970年12月），頁54-55。此外，由於他的詩文中，從不曾提到來生，反而說了「將歸於本宅」等想法，並且在〈飲

依存於外物，而是主體縱身於時光長流，在其中感受自我存在，於此種感受中得生命充實之感，由於心情的平和、寧靜，更能把握生命當下的每一刻，不必如〈歸去來兮辭〉「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生命必須囚陷於預期未來與懷喪既往。這種平和、寧靜的感受，無疑即是前面所說「田園時間」的特色，而「縱浪大化」更是將自我的有限融入「大化」的無限中，在「大化」中擺脫「紀曆誌」的劃分與切割，盡情面對與感知生命的各種面向，如此，生命的最大意義，乃是能面對生命自身，而不會只是享樂或求名的工具。

陶淵明雖把「神」所代表的理性精神置於最後，似乎以最高的生命境界反駁了「形」與「影」，但是其實二者也都是他平日極為重視的超脫方式，陶淵明以飲酒為樂是大家都極為熟知的，這種享樂未必然只是感官嗜欲上的耽溺，常聚朋為飲其實是一種生命的分享，能使自己在順著時間前行時，在其中勉力珍惜生命，而立名思想更是他欲使自我不隨肉體滅沒，而得以隨時間永恆前行的重要信念。他如此反駁不代表對二者的厭棄，而是正力圖以更高的理性精神來解消自己這個在一生中無法完全解決，於心中起伏不定的憂慮（他在〈序〉中所說「極陳形影之『苦』」，其實正是他自己深刻的體驗），顯示了他心中存在的反覆思考、矛盾、掙扎，三者其實都是他在自我隨時間前行時所採取的解脫之道。

「神」所提出的「委運」與「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正是自身與時間同行的佳例，委身於時運，忘卻死之「大慟」，才能得到內心的最大自得，這裡的「縱浪」所展現的義無反顧，又讓我們看到他在此種相關性上強烈動詞的展現，惟其強烈，

酒〉其二還說：「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因此他雖在「人生如幻化」等處襲取了佛家的用語與若干精神，但明顯去佛家較遠。

所以痛快！

於是，藉由這種相對關係，在陶淵明的生命領會下，化被動面對時間而為順時而行，便成了他詩文中最令人感動的文學語言，安慰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而形成陶淵明詩文接受史中極重要的一環。

五、結語

愈敏銳的心靈，對生命的思索愈深刻，陶淵明的作品常常在述說自我的心境，表達自我面對時間的知性與哲理，對生命的眷戀，存在價值的體認，人生的思考，在這一篇論文中，我們很明顯看到了陶淵明對生命的思考與珍惜。

人由於過去經驗的累積與沉思，加上對自我未來的預期，形成了當下的自我，陶淵明在作品中一再地追憶自己的一生，恐懼生命的流逝，形成了強大的時間焦慮，熱愛生命的他，一輩子在解決這一個人生課題，尋求與時間一同前行的超脫之道，早年焦慮於無法把握時間建功立業，所以一再出仕，但出仕後又焦慮於自我生命耗失於官場上，於是一再處於隱居與出仕的循環中，等到辭彭澤令永遠隱居，他已經確定了自我的選擇——以立德與立言代替立功，來對抗時間焦慮，隱居的初期他頗能以此自得其樂，但是隨著貧困與衰病的生命難題逐漸產生，他在其中飽受折磨，而在接近生命終點前所作的〈自祭文〉，我們看到了他對自我度過這層層考驗的自得。因此後代所認為的閒適與自得其樂，絕不是陶淵明的全貌。

在隱居期間，「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面對田園風光，充滿了舒緩的閒適心情，但是即使如此，從他面對景物的敘述，仍可看到時間焦慮，例如作於隱居初期的〈歸園田居五首〉其二

雖說了「白日掩荆罪，虛室絕塵想」，但是詩末又有「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的戒慎心情表露。而且，當他面對時間的消逝，仍常有強烈的衝擊感，這顯示了正由於他有強大的時間焦慮，更需要以隱居、立言等方式來化除，這種強大的對比，其實是他在後代享有隱逸之士、詩人大名的內在本質，顯示了他內在自我的高度矛盾。由於他既有時間的焦慮，又要生命的悠游自得，形成了豐富與複雜的文學性，耐人尋味，由於他同時把焦慮和閒適二方面，有時甚至二者結合的逆轉與超脫寫得極好，於是在漂亮的自我說服中，構成了跌宕起伏的藝術特色，特別的是他描寫時光降臨的緩慢不察與強烈衝激自我強烈動詞的內在結構安置，在若不經意的自然鍛鍊中飽含強烈的情感，在生命與時間的相對關係中，二者方位的不同，又展現了他面對宇宙、人生的苦思、感受，在其中掙扎的傷懷，以及順時而行的痛快、深刻體悟。

六朝詩人中，雖然時間焦慮是當時人的普遍現象，但是因為其他人都未身兼第一流詩人與真正隱者的雙重身分（許多人在作品中雖談到了隱，但常是自我的想像，非親身、長期、真實的生命經驗），並沒有由出仕而回歸田園的轉折與實踐，具有如他在此轉折實踐中在立德、立功、立言的抉擇，而能具有豐富、複雜意涵。他的特殊在宦遊、歸隱中一貫流露出時間焦慮，即使歸隱後仍在追求，希望得到後代人對他的感知與肯定（立德），詩文展示其美感欣趣與心跡（立言），他的可貴處正在詩文中坦然呈現其解決此一焦慮的掙扎與努力，理想與現實間高度的掙扎與矛盾，

雖然年少壯志的未能成就，他選擇了立德和立言的人生目標，也似乎一輩子在遺憾中度過，不被時人認同而踽踽獨行。然而由於他面對時間焦慮時，努力為自我尋出積極性意義，使在後世綿長的時光長河中，會有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藉由作品

與他的生命相契相應，這種立德和立言的結合，將能與時光共同形成永恆的長河，雖然生前有強大的時間焦慮，但是由於這一道長河，使陶淵明的生命終得以永遠不朽。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論語》。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93年9月。

《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93年9月。

蕭統，《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12月。

陶淵明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1996年。

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鍾嶸，《詩品》。臺北：金楓，1999年。

房玄齡等，《晉書》。臺北：興文書局，1976年。

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黃文煥析義，《陶元亮詩》。臺北：莊嚴文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年。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臺北：莊嚴文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年。

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

劉熙載，《藝概》。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

（二）近人論著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1994年。

王國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年。

王國瓊，〈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陶淵明〈自祭文〉之自畫像〉，
《中國語文學》第 34 輯。嶺南中國語文學會，1999
年。

吉川幸次郎，〈推移的悲哀——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中外文學》
6 卷 4、5 期，1967 年 9、10 月。

李清筠，〈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以阮籍、陸機、陶淵明詩
為例〉。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呂興昌，〈從無弦琴談陶淵明的田園世界〉，《中外文學》第 12
卷第 5 期，1983 年 10 月。

祝菊賢，〈陶淵明雜詩詩歌意象結構管窺〉，《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4 期。

張 亨，〈陶淵明的「形影神」詩〉，《現代文學》第 33 期，1970
年 12 月。

齊益壽，〈陶淵明的宦遊詩〉，《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
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1987 年 4
月。

齊益壽，〈傷老悲志中的省思——陶淵明〈雜詩〉前八首析論〉，
《中國韻文學刊》第 19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

戴建業，〈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8 年。

James J.Y. Liu, "Time, space, and self in Chinese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 Articles, Reviews* (July 1979), (1)2

Tao Yuan-ming's Anxiety over the Transition of Time as Reflected in His Poetry and Prose Writings

Tian-Xiang Li

Doctoral Candidate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o Yuan-ming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recluse, enjoying a leisurely life. This paper, however, explores a different aspect of his image that has also been reflected in his poetry and prose writings---his anxiety over the transition of time. The specific issues dealt with in this paper include the following: Why does the sense of anxiety prevail in some of his works? How did he try to reduce this level of anxiety? In which stage of his life, for instance, when he worked as a courtier or when he lived as a hermit, was the anxiety most apparent?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his attempts to reach a balanced attitude between a sense of anxiety and that of leisure, as reflected in his extant works of poetry and pros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陶淵明、Time 時間、Leisure 閒適